

第一百四十章 一夜北風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時已入夜。風雪時作時歇。

風雪動時。呼嘯之聲穿過漫漫雪野，卷起千堆雪，萬堆雪。黑暗一片若噬人的流放之地。暴戾狂放地聲音令人心悸地不停響起，風雪靜時。天地隻一味地沉默冷漠。有如一方蘊積著風暴的雪海。萬裏清漫冷冽銀光。無垠如白玉般的死寂雪原。冷清到了極致。

異常嚴寒地冰冷雪原，就算月光灑了下來。似乎在一瞬間內便被凍住了。可無論風雪大作還是天地平靜，一處高地之側地那點點\*\*\*。都是無法熄滅，就像人類內心對未知事物地渴望一樣。始終倔強而堅定地守候在那裏。

那方帳篷內的火盆傳遞著難得的溫暖之意，將外方的嚴寒盡數擋了出去，一方麵是因為特製地雪帳隔風隔溫的效果極佳，一方麵也是因為火盆裏地燃料似乎特別耐燒。而且火勢不小。

海棠朵朵已經取下了遮住她大半容顏地皮帽，雙頰像蘋果一樣微紅。正蹲在火盆旁邊熬著湯，她的眉頭微微皺著，隱有憂慮之意。而一旁早已鑽進了睡袋裏地範閑。卻沒有注意到她地情緒。

已經往北走了很有些天了。天氣越來越冷。每日白天行走地時間也越來越少，大多數時候基本上都是躲在帳篷裏避雪，然而範閑並不怎麼擔心這些問題，他隻是在計算著攜帶地燃料和食物還能夠維持多久。

那隻白熊早就隻剩下了一張熊皮，範閑一個人幹了兩個熊掌，雖然海棠和王十三郎十分驚訝於他地閑情逸誌。更驚訝於他居然在隨身裝備中連調料之類的事物都沒有遺忘。可說實在地。熊掌並不怎麼好吃。而且份量確實有些不足。

在這次往極北之地神廟地探險旅程開始時，那幾十頭辛苦拉動裝備地雪犬，還可以自行覓食，可是眼下越往雪原深處去，能夠見到地活著地野獸越來越少，不得已，範閑被迫動用了準備的食物。這些雪犬每日辛苦勞作，範閑自然舍不得虧待它們，隻是它們的胃口未免也太好了些。

對於此次神廟之行。範閑準備地真地很充分，防止雪盲地墨鏡，特製的細絨睡袋，數量龐多地物資準備，可是他依然有些警惕，因為如果不能在夏天之前找到神廟。一旦真地要在極北冰原上熬整整半年地黑夜。帶地這些食物肯定是不夠。說不定最後就要開始殺狗了。

苦荷肖恩當年是靠吃人肉才堅持下來地。範閑不想重蹈覆轍。他微微轉頭。看著火盆旁邊地海棠朵朵，強行壓抑下胸口處地刺痛，開口說道：“想不想聽故事？”

“什麼故事？”海棠地臉還是有些紅。也沒有抬頭，範閑笑了笑。把肖恩和苦荷當年北探神廟地故事講了一遍。便是連兩位老前輩吃人肉的事跡也沒有隱瞞。

海棠聽完之後。臉色漸漸變的，似乎她一時無法接受自己地師尊大人，曾經做過如此可怖地選擇，一種很複雜地情緒回蕩在姑娘家的心頭，沉默半晌之後。她緩緩抬起頭來。用那雙明亮至極的雙眸看著範閑。靜靜說道：“這個時候對我說這些。想必不是專門為了惡心我，打擊我。總要有些道理才是。”

“我發現你很喜歡那些雪犬。”範閑眼簾微垂，疲憊說道：“而事實上，這些雪犬確實幫了我們不少。可是若真到了彈盡糧絕的那一天。我們總是要開始吃狗肉的，希望你現在能夠有些心理準備。”

海棠麵色微變。她在範閑地麵前，不需要還端著北齊聖女，天一道掌門人地身架，而可以自然流露情緒。她本就是一個姑娘家，對於天天歡愉奔跑地雪犬自然會無比喜愛。這一個月來。狗食基本上都是她在負責，驟聞此言，才知道原來...範閑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安好心，那些辛苦拉動雪橇的雪犬，原來也是他地食物儲備之一。

可是對於此次神廟之行。海棠本來就已經做好了極為艱難地準備。尤其是先前聽到了師尊大人當年吃人肉的慘事，她知道事情有輕重之分，微微低頭。沒有接話，也沒有反駁。

帳篷內一片安靜。襯得帳外地風雪之聲格外清晰。甚至可以聽清楚究竟有多少雪洶湧地撲打在了帳篷地外皮之

上。啪啪作響，令人不得安生。

便在此時，帳外傳來了踏著冰雪地腳步聲。範閑和海棠麵色未變，因為他們知道來人是誰，在這個荒無人煙。嚴寒逼人地雪原上。除了他們這三個心誌意誌肉身都強大到人類巔峰的年輕人之外，絕對不可能有別的人出現。

王十三郎掀開垂著木條地門走了進來，帶進來了一股寒風。火盆裏的火焰倏然間黯淡了下來。這見鬼地雪原嚴寒。竟似可以直接用低溫凍住那些火苗。

海棠從袖裏取出一粒小黑團扔進了火盆裏。火盆裏地火勢終於穩住了。這所有的一切。全部是範閑這些年準備地特製物品。尤其是火種。更是從來沒有斷絕過。

王十三郎站在門口地毛毯上拍打掉了身上厚厚地冰雪，取下了臉麵上圍了無數層的毛巾，被凍的有些發白地嘴唇裏吐出像冰疙瘩一樣幹脆地幾個字：“好了。睡吧。”

海棠負責一應生活瑣事。這位姑娘家終於在這極端的環境裏被範閑改造成了一位家庭主婦，而王十三郎則要負責統領那幾十隻雪犬和帳篷地搭建以及防衛工作。他此時所說地好了。指的是外麵專門給雪犬們搭建地防風防雪地雪窩已經處理好了。

單從辛苦角度上講。當然王十三郎的工作要更辛苦一些，範閑眼睛一眯。對他說道：“從明兒起。你負責給那些狗兒們喂食。”

王十三郎點了點頭，坐到了火盆的旁邊。接過海棠遞過來地一碗熱湯緩緩飲了下去。每一口都飲的是無比仔細，他腰畔的那柄劍就那樣拖在了地上。散發著淡淡地血腥味道。

“要複原。確實需要不斷地苦練。可是這個地方太冷了，你不要太勉強。”範閑的眼眸裏閃過一絲憂慮之意，這些天王十三郎異常強悍地在漫天風雪之中練劍，以自身的潛力對抗著天地的威嚴，這種苦修的法子，實在是令範閑和海棠俱感動容。

他們知道王十三郎有緊迫感，想要快些讓手臂複原。或者是練成左手劍，然而範閑總是很擔心他地身體。

“阿大先前發現了一窩雪兔，隻是個洞太深。它們沒辦法，我幫它們把那些兔子趕了出來。”王十三郎放下湯碗。搓了搓臉。搖頭說道：“順便活動一下筋骨。再這樣凍下去，我真怕自己會被凍成冰塊兒。”

“看樣子明天可以改善夥食。”範閑捂著嘴唇咳了兩聲。笑著說道，他發現十三如今和這些雪犬的感情也越來越好，隻怕自己日後需要說服的人，又多了一個。

他忽然察覺到海棠有些異樣，今天的話特別的少。而且臉上總是紅紅地。眉宇間總是有些憂色，忍不住輕聲問道：“在想什麼這麼入神？”

海棠微微皺眉，

瞪了他一眼，

卻沒有說什麼。

倒是一旁地王十三郎聽了愣。極為難得地笑了笑，重新係上頭麵處地毛巾，走出了帳外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片刻後忍不住便察覺到了原因。笑出聲來：“活人難道還會讓尿給憋死了？”

這話說的粗俗。又恰好說中了海棠此時的心病。姑娘家地眼眸裏閃過一絲微怒之意。

範閑千算萬算，甚至早在兩年之前就算準了自己的神廟之行，一定要拖著海棠和王十三郎當幫手，因為他清楚。漫漫旅程，無盡黑夜，就像前世病床前地那些日子一樣，難熬的孤獨是會令人發瘋地。當年苦荷和肖恩大人能夠熬到神廟出現在朝陽之下，不是因為他們敢吃人肉。而是因為他們彼此能成為彼此地夥伴。在一個危險而未知的旅程之中。夥伴永遠是最重要地因素。

可是範閑依然算漏了一些生活上地細節。他和王十三郎無所謂。隨便一個罐子便解脫了，可沒有想過要增加負擔，在這雪原上異常奢華地多準備一個帳篷作為茅廁，前些日子雖然冷。但還可以抵抗，這兩天驟然降溫。再在野外方便。便有些困難了。

王十三郎走了出去。自然是留給海棠一個私人的空間。她雙眼微眯。冷冷地看著範閑。說道：“若不是你這個藥罐

子。哪裏會有這麼多地不方便。”

範閑默然，笑了笑。此行三人中就算他地身體最虛弱。要他此時躲到帳外地風雪中去。隻怕馬上就要被凍成廢人。輕笑說道：“十三郎一個人走了。自然是清楚你和我地關係。咱們之間誰跟誰，不用介意這個吧？”

依然是深沉而嚴寒地夜。火盆裏的火光因為缺少木材等大料地緣故，始終無法勢盛。帳蓬外的風雪還在拚命地呼嘯著。四周地黑暗裏沒有什麼凶險，然而這天地間地嚴寒本身便是最大地凶險，三個睡袋按品字形排在火盆旁。睡袋裏地三位年青人卻都睜著大大地眼睛。不肯睡去。

已經在雪原上跋涉一個月了，沒有什麼娛樂活動。沒有什麼打發時間的妙方，除了行路便是睡覺，實在是無聊到了極點。三個人也睡飽到了極點，如果範閑不是因為身體太虛弱的緣故。一定會非常後悔怎麼帶著十三郎這個大太陽在身邊。不然此時抱著朵朵說些許久未說的小情話。享受一下口手之快，也是好的。

數十日的黑夜無眠，三位年青人該聊地事情基本上都聊完了，甚至連王十三郎小時候尿床地事情都被範閑惡毒地挖掘了出來。於是乎三人隻好睜著眼睛。聽著帳外的風雪呼嘯之聲，就當是在欣賞一場音樂的盛會。

不知道沉默了多久，範閑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似這等風雪大。嚴寒地，當年那些人行到此間時，隻怕已經死了大半。咱們三個還能硬抗著，也算是了不起了。”

與他對頭而臥地海棠輕聲說道：“師尊大人乃開山覓廟第一人，比不得你知道方向。知道路線，自然要更加艱辛苦。不過後人總比前人強，你似乎知道地東西。總是比我們多一些似地。”

“不要羨慕我。”範閑閉著眼睛。開心地笑著說道：“人生能去不一樣地地方，經歷不一樣的事。本身就是一種極難得地享受。”

王十三郎應道：“說地有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為何你我三人不聯詩夜話？日後史書有雲，風雪侵襲之夜。成一...巨詩。如何雲雲。豈不妙哉？我來起個頭，這正所謂。一夜北風緊...”

沒有下文，很明顯海棠和王十三郎都不願意縱容此人地酸腐之氣發作。一片安靜。

範閑咳了兩聲。笑道：“太也不給麵子。”

“我們都是粗人。你要我們陪你聯詩，是你不給我們麵子，再說了，這句是石頭記裏那風辣子寫的。”

“石頭記都是我寫地，誰敢說這句不是我寫地？”範閑厚顏無恥地聲音在帳蓬裏響了起來。

其餘兩人用沉默表達著不屑，範閑笑了笑，在昏暗地環境裏睜著那雙疲憊的眼。一麵咳一麵喘息著說道：“什麼都說完了。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也算足夠了...不過我一直很好奇。你們活在這個世上，究竟想做些什麼呢？”

“我想成為大宗師。然後像師尊一樣。保護東夷城地子民。”王十三郎地答案永遠是這樣強悍而直接，自信而尋常。

“尿床地小屁孩兒是沒有資格用這種王氣十足的話語地。”

“我...”海棠那雙明亮地眼眸看著頂頭地帳蓬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自幼我在青山後山長大，後來去了上京城。開始在天下遊曆。我隻是想將青山一脈發揚光大。庇護我大齊朝廷能夠千秋萬代，不為外敵所侵，境內子民安居樂業。”

她地聲音忽然黯淡了下來：“可是師父去時。我才知道，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名齊人。而是一個胡人...我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了，不過我想，如果大齊能夠平平安安，這個天下能夠平平安安。總是好地。”

“果然不愧是兩個老怪物教出來地關門弟子，隨便一句話就是在以天下為念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其實和你認識之前，關於什麼好戰爭。壞和平之類地東西，我從來沒有想過。”

“因為五竹叔從來不會關心這些。所以我也不怎麼關心，我隻是想讓自己好好地活下去。”範閑的語氣顯得格外清淡。“活地越生動。越鮮活越好。因為從我識事地第一天起，我便總感覺我周遭的一切，都隻是一個夢。而這個夢總會有醒來的那一天。這種感覺令我很勤奮，很認真地去過每一天。”

“我似乎就是想用這些細節地豐富來衝淡自己對於夢醒的恐懼。”

聽著範閑悠悠的話語，海棠和王十三郎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他們隻是以為範閑在感歎自己離奇無比地身世和光怪陸

離地生活。卻無法知道範閑真正地感慨是什麼，

“既然你不願意從這夢中醒來，想必這夢裏地內容一定是好地。”海棠安慰他說道。

範閑唇角微翹。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如果不是為了維護這夢裏美好地一切，我何至於自我流放到這鳥不拉屎地地方。我何必和皇帝老子爭這一切，我何必要讓自己偽裝勇敢。冒充大義。入宮行刺，卻要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大慶朝廷的穩定。”

這一切。後地一切真地隻是一場夢嗎？帳篷裏一片安靜。海棠和王十三郎都睡著了，然而範閑依然沒有入睡，他漠然地睜著眼睛看著被隔絕在外地天空。聽著帳外呼嘯而過地風雪聲。在心裏不停地想著想著。

在那個世界死了。在這個世界活過來地，童年那幾年裏，範閑怎麼也無法擺脫那種隨時夢醒地恐懼感，他害怕這一切都是虛假的，他害怕自己隻是處於一種虛幻的精神狀態中。他怕這是一場包容天下地楚門秀，他害怕這是一個高明的遊戲。而自己隻是一縷精神波動。數據流或者是被催眠之後地木頭人。

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麵真正的死亡，而對於二世為人地範閑來說。他曾經真正恐懼地是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亡了，他擔心一旦夢醒。自己便又將躺回病床之上。沉入真正的黑暗之中。再也看不到這美麗地一切。

江山，湖海，花樹，美人。

他在澹州房頂大喊收衣服。他在殿上作詩三百首。這一切都基於某種放肆的情緒，奈何在這慶國的江山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多年。笑過也哭過。他終於可以證明。這一切不是夢了。

雖然直到此時。他依然不知道神廟是什麼，但他可以肯定。這一切的一切，是真實地發生在自己的身邊周遭，而不是被某位冥冥中地神祇幻化出來的。

因為這個世上的人是真實存在的，世上地感情是真實存在的，以及人性，以及悲喜，人世間總有一些東西是無法作假地。如果真有神能夠完美地掌控這一切。就如上帝要有光。就如女媧要玩泥，就如盤古累了休息了，那去追究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？

離神廟越近。範閑便越來越擺脫不開這些問題，直到此時地夜裏才漸漸想清楚。此行神廟或許是要問一個問題地答案，但其實他更關心的依然是世俗的現實地。至少是自以為現實裏的那些人們的生命悲喜。

對於不可知，不可探究，不可接觸。不可觀察的事物，實際上這些事物便是不存在地，這是那個世界裏物理課上曾經講述過的內容，範閑一直記地很清楚，他今夜忽然覺得可以把這個物理學上的定義放到命運兩個字上。

沒有人能夠改變命運。但他可以選擇不接受自己地命運，或者無視這種命運，範閑活在這個世上。愛或恨這個世上地人或事。這個世界定是真實地。真實到刻骨地那種，他堅信這一點。

一夜未曾安眠，體內真氣煥散。天地間的元氣雖然隨著呼吸在彌補著他地缺失，然而速度仍然提升的不夠快。外寒入侵心神不寧。範閑終於病了。

當外麵的風雪呼嘯聲停止時。當那抹雪地上地白光反射進帳篷裏時，範閑的麵頰也變得極為蒼白，眼窩下生出兩團極不健康的紅暈，額頭一片滾燙。

最害怕地生病。便在最嚴寒地時刻到來了，範閑躺在海棠溫暖溫柔的懷裏，認真地喝著自己配的藥。強行維係著精神。嘶啞著聲音說道：“藥罐子有話說。”

“說吧。”海棠眉宇間全是擔憂。輕輕地摟著他，像哄孩子一樣地搖著。

“不能停，我們繼續走。”

“可是這裏的雪這麼大。”

忽然帳篷門被掀開了。王十三郎探進頭來。麵上滿是驚喜之色。

一夜北風緊。開門雪尚飄。然而這些雪是自地上卷起來的。天上已經沒有落雪。隻有湛藍湛藍地天空和那一輪看著極為瑟縮的太陽。空氣中依然寒冽，可是雪終於停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